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今古奇观 下

(清) 抢瓮老人

笔落风雨说事态凄凉
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
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
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世情、市井卷. 2/萧林主编.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5387-1527-4

I. 中... II. 萧... III. ①古典小说-作品集-中国②禁书-中国-古代-选集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161 号

中国禁毁小说 110 部·世情、市井卷 (二)

作 者: [明] 陆人龙等

丛书主编: 萧 林

责任编辑: 刘德来

责任校对: 刘德来

装帧设计: 龙震海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宏飞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700 千字

印 张: 224

版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26-4/I·1471

本套定价: 1640.00 元

目 录

上 册

第 一 卷	三孝廉让产立高名	(1)
第 二 卷	两县令竞义婚孤女	(14)
第 三 卷	滕大尹鬼断家私	(32)
第 四 卷	裴晋公义还原配	(52)
第 五 卷	杜十娘怒沉百宝箱	(63)
第 六 卷	李谪仙醉草吓蛮书	(81)

今古奇观

- 第 七 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(97)
-
- 第 八 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(138)
-
- 第 九 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(161)
-
- 第 十 卷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(183)
-
- 第 十 一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(202)
-
- 第 十 二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(216)
-
- 第 十 三 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(224)
-
- 第 十 四 卷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(256)
-
- 第 十 五 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(278)
-
- 第 十 六 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 (308)
-
- 第 十 七 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(338)
-
- 第 十 八 卷 刘元普双生贵子 (355)
-
- 第 十 九 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(384)
-

第二十卷	庄子休鼓盆成大道·····	(396)
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下 册

第二十一卷	老门生三世报恩·····	(407)
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二卷	钝秀才一朝交泰·····	(419)
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三卷	蒋兴哥重会珍珠衫·····	(432)
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四卷	陈御史巧勘金钗钿·····	(467)
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五卷	徐老仆义愤成家·····	(491)
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六卷	蔡小姐忍辱报仇·····	(512)
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七卷	钱秀才错占凤凰俦·····	(539)
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八卷	乔太守乱点鸳鸯谱·····	(563)
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十九卷	怀私怨狠仆告主·····	(588)
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十卷	念亲恩孝女藏儿·····	(608)
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今古奇观

- 第三十一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(623)
-
-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(637)
-
-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(649)
-
-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(660)
-
- 第三十五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(689)
-
-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岁朝天 (712)
-
-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(731)
-
- 第三十八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子 (750)
-
- 第三十九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(773)
-
- 第四十卷 逞多财白丁横带 (790)
-

第二十一卷

老门生三世报恩

买只牛儿学种田，结间茅屋向林泉。
也知老去无多日，且向山中过几年。
为利为官终幻客，能诗能酒总神仙。
世间万物俱增价，老去文章不值钱。

这八句诗，乃是达者之言。末句说：“老去文章不值钱。”这一句还有个评论。大抵功名迟速，莫逃乎命，也有早成，也有晚达。早成者未必有成，晚达者未必不达：不可以年少而自恃，不可以年老而自弃。这老少二字，也在年数上论不得。假如甘罗十二岁为丞相，十三岁上就死了，这十二岁之年，就是他发白齿落背曲腰弯的时候了，后头日子已短，叫不得少年。又如姜太公八十岁还在渭水钓鱼，遇了周文王以后车载之，拜为师尚父。文王薨，武王立，他又秉钺为军师，佐武王伐纣，定了周家八百年基业；封于齐国，又教其子丁公治齐，自己留相周朝，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方死。

今古奇观

你说八十岁一个老渔翁，谁知日后还有许多事业，日子正长哩！这等看将起来，那八十岁上，还是他初束发、刚顶冠、做新郎、应童子试的时候，叫不得老年。世人只知眼前贵贱，那知去后的日长日短？见个少年富贵的，奉承不暇；多了几年年纪，蹉跎不遇，就怠慢他；这是短见薄识之辈。譬如农家，也有早谷，也有晚稻，正不知那一种收成得好。不见古人云：

东园桃李花，早发还先萎。迟迟涧畔松，郁郁含晚翠。

闲话休提。却说国朝正统年间，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秀才，覆姓鲜于，名同，字大通。八岁时曾举神童，十一岁游庠，超增补廪。论他的才学，便是董仲舒、司马相如也不看在眼里，真个是胸藏万卷，笔扫千军；论他的志气，便像冯京、商辂连中三元，也只算他便袋里东西，真个是足蹶风云，气冲牛斗。何期才高而数奇，志大而命薄，年年科举，岁岁观场，不能得朱衣点额，黄榜标名。到三十岁上，循资该出贡了。他是个有才有志的人，贡途的前程是不屑就的。思量穷秀才家，全亏学中年规这几两廪银，做个读书本钱，若出了学门，少了这项来路，又去坐监，反费盘缠。况且本省比监里又好中，算计不通。偶然在朋友前露了此意，那下首该贡的秀才，就来打话要他让贡，情愿将几十金酬谢。鲜于同又得了这个利息，自以为得计。第一遍是个情，第二遍是个例，人人要贡，个个争先。鲜于同自三十岁上让贡起，一连让了八遍，到四十六岁，兀目沉埋于泮水之中，驰逐于

青衿之队。也有人笑他的，也有人怜他的，又有人劝他的。那笑他的他也不睬，怜他的他也不受，只有那劝他的，他就勃然发怒起来，道：“你劝我就贡，止无过道俺年长，不能个科第了。却不知龙头属于老成，梁颙八十二岁中了状元，也替天下有骨气肯读书的男子争气。俺若情愿小就时，三十岁上就了，肯用力钻制，少不得做个府佐、县正，昧着心田做去，尽可荣身肥家。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，谁说他胸中才学？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，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，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，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，一般有人拜门生、称老师，谈天说地，谁敢出个题目将戴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？不止于此，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：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，撒漫做去，没人敢说他不是；科贡官兢兢业业，捧了卵子过轿，上司还要寻趁他。比及按院复命，参论的但是进士官，凭你叙得极贪极酷，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，说到结末，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，道：‘此一臣者，官箴虽玷，但或念初任，或念年青，尚可望其自新，策其末路，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。’不够几年工夫，依旧做起。倘拼得些银子，夹要道挽回，不过对调个地方，全然没事。科贡的官一分不是，就当做十分；晦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，没处下手，随你清廉贤宰，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。有这许多不平处，所以不中进士，再做不得官。俺宁可老儒终身，死去到阎王面前高声叫屈，还博个来世出头。岂可屈身小就，终日受人懊恼，吃顺气丸度日！”遂吟诗一首，诗曰：

从来资格困朝绅，只重科名不重人。

今古奇观

楚士凤歌诚恐殆，叶公龙好岂求真。
若还黄榜终无分，宁可青衿老此身。
铁砚磨穿豪杰事，《春秋》晚遇说平津。

汉时有个平津侯，覆姓公孙，名弘，五十岁读《春秋》，六十岁对策第一，做到丞相，封侯。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登第，人以为讖，此是后话。

却说鲜于同自吟了这八句诗，其志愈锐。怎奈时运不利，看看五十齐头，“苏秦还是旧苏秦”，不能够改换头面。再过几年，连小考都不利了。每到科举年分，第一个拦场告考的就是他，讨了多少人的厌贱。到天顺六年，鲜于同五十七岁，鬓发都苍然了，兀自挤在后生家队里，谈文讲艺，娓娓不倦。那些后生见了他，或以为怪物，望而避之；或以为笑具，就而戏之。这都不在话下。

却说兴安县知县，姓蒯，名遇时，表字顺之，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氏。少年科甲，声价甚高。喜的是谈文讲艺，商古论今。只是有件毛病，爱少贱老，不肯一视同仁。见了后生英俊，加意奖借；若是年长老成的，视为朽物，口呼“先辈”，甚有戏侮之意。其年乡试届期，宗师行文，命县里录科。蒯知县将合县生员考试弥封阅卷，自恃眼力，从公品第，黑暗里拔了一个第一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向众秀才面前夸奖道：“本县拔得个首卷，其文大有吴越中气脉，必然连捷，通县秀才皆莫能及。”众人拱手听命，却似汉王筑坛拜将，正不知拜那一个有名的豪杰。比及拆号唱名，只见一人应声而出，从人丛中挤将上来，你道这人如何？

矮又矮，胖又胖，须鬓黑白各一半。破儒巾，欠时样，蓝衫补孔重重绽。你也瞧，我也看，若还冠带像胡判。不枉夸，不枉赞，“先辈”今朝说嘴惯。休羡他，莫自叹，少不得大家做老汉。不须营，不须干，序齿轮流做领案。

那案首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五十七岁的怪物、笑具，名叫鲜于同。合堂秀才哄然大笑，都道：“鲜于先辈又起用了。”连蒯公也自羞得满面通红，顿口无言。一时间看错文字，今日众人属目之地，如何翻悔！忍着一肚子气，胡乱将试卷拆完。喜得除了第一名，此下一个个都是少年英俊，还有些嗔中带喜。是日蒯公发放诸生事毕，回衙闷闷不悦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鲜于同少年时本是个名士，因淹滞了数年，虽然志不曾灰，却也是：

泽畔屈原吟独苦，洛阳季子面多惭。

今日出其不意，考个案首，也自觉有些兴头。到学道考试，未必爱他文字，亏了县家案首，就搭上一名科举，喜孜孜去赴省试。众朋友都在下处看经书，温后场，只有鲜于同平昔饱学，终日在街坊上游玩。旁人看见，都猜道：“这位老相公，不知是送儿孙儿进场的？事外之人，好不悠闲自在。”若晓得他是科举的秀才，少不得要笑他几声。

日居月诸，忽然八月初七日，街坊上大吹大擂，迎试官进贡院。鲜于同观看之际，见兴安县蒯公，正征聘做《礼

记》房考官。鲜于同自想：我与蒯公同经，他考过我案首，必然我的文字，今番遇合，十有八九！”谁知蒯公心里不然，他又是一个见识道：“我取个少年门生，他后路悠远，官也多做几年，房师也靠得着他。那些老师宿儒，取以无益。”又道：“我科考时不合昏了眼，错取了‘鲜于先辈’，在众人前老大没趣。今番再取中了他，却不又是一场笑话。我今阅卷，但是三场做得齐整的，多应是夙学之士，年纪长了，不要取他。只拣嫩嫩的口气，乱乱的文法，歪歪的四六，怯怯的策论，愤愤的判语，那定是少年初学。虽然学问未充，养他一两科，年还不长，且脱了鲜于同这件干纪。”算计已定，如法阅卷，取了几个不整不齐、略略有些笔资的，大圈大点，呈上主司。主司都批了“中”字。到八月廿八日，主司同各经房在至公堂上拆号填榜。《礼记》房首卷，是桂林府学安县学生，覆姓鲜于名同，习《礼记》，又是那五十七的怪物、笑具侥幸了！蒯公好生惊异。主司见蒯公有不乐之色，问其缘故。蒯公道：“那鲜于同年纪已老，恐置之魁列，无以压服后生，情愿把一卷换他。”主司指堂上匾额道：“此堂既名为‘至色堂’，岂可以老少而私爱憎乎？自古龙头属于老成，也好把天下读书人的志气鼓舞一番。”遂不肯更换，判定了第五名正魁。蒯公无可奈何。正是：

饶君用尽千般力，命里安排动不得。

本心拣取少年郎，依旧收将老怪物。

蒯公立心不要中“鲜于先辈”故此只拣不整齐的文字才中。那鲜于同是宿学之士，文字必然整齐。如何反投其机？

原来鲜于同为八月初七日看了蒯公入帘，自谓遇合十有八九，回归寓中，多吃了几杯生酒，坏了脾胃，破腹起来。勉强进场，一头想文字，一头泄泻，泻得一丝两气，草草完篇。二场三场，仍复如此。十分才学不曾用得一分出来，自谓万无中式之理。谁知蒯公倒不要整齐文字，以此竟占了个高魁。也是命里否极泰来，颠之倒之，自在凑巧。那兴安县刚刚只中他一个举人。当日鹿鸣宴罢，众同年序齿，他就居了第一。各房考官见了门生，俱各欢喜。惟蒯公闷闷不悦。鲜于同感蒯公两番知遇之恩，愈加殷勤。蒯公愈加懒散，上京会试，只照常规，全无作兴加厚之意。明年，鲜于同五十八岁，会试，又下第了。相见蒯公。蒯公更无别语，只劝他：“选了官罢。”鲜于同做了四十余年秀才，不肯做贡生官，今日才中得一年乡试，怎肯就举人职？回家读书，愈觉有兴。每闻里中秀才会文，他就袖了纸墨笔砚，挨入会中同做。凭众人耍他、笑他、嗔他、厌他，总不在意。做完了文字，将众人所作看了一遍，欣然而归，以此为常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转眼三年，又当会试之期。鲜于同时年六十有一，年齿虽增，矍铄如旧。在北京第二遍会试，在寓所得其一梦。梦见中了正魁，会试录上有名，下面却填做《诗经》，不是《礼记》。鲜于同本是个宿学之士，那一经不通？他功名心急，梦中之言不由不信，就改了《诗经》应试。事有凑巧，物有偶然。蒯知县为官清正，行取到京，钦授礼科结事中之职，其年又进会试经房。蒯公不知鲜于同改经之事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两遍错了主意，取了那‘鲜于先辈’做了首卷，今番会试，他年纪一发长了。若《礼记》房里又中了他，这才终身之玷。我如今不要看《礼记》，改看了

《诗经》卷子，那‘鲜于先辈’中与不中，都不干我事。”比及入帘阅卷，遂请看《诗》五房卷。蒯公又想到：“天下举子像‘鲜于先辈’的，谅也非止一人，我不中鲜于同，又中了别的老儿，可不是‘躲了雷公，遇了霹雳’！我晓得了，但凡老师宿儒，经旨必然十分透彻；后生家专工四书，经义必然不精。如今倒不要取四经整齐，但是有些笔资的，不妨题旨影响，这定是少年之辈了。”阅卷进呈，等到揭晓，《诗》五房头巷，列在第十名正魁。拆号看时，却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，覆姓鲜于名同，习《诗经》，刚刚又是那六十一岁的怪物、笑具！气得蒯遇时目瞪口呆，如槁木死灰模样：

早知富贵生成定，悔却从前枉用心。

蒯公又想到：“论起世上同名姓的尽多，只是桂林府兴安县却没有两个鲜于同。但他向来是《礼记》，不知何故又改了《诗经》？好生奇怪！”候其来谒，叩其改经之故。鲜于同将梦中所见，说了一遍。蒯公叹息连声道：“真命进士，真命进士！”自此蒯公与鲜于同师生之谊，比前反觉厚了一分。殿试过了，鲜于同考在二甲头上，得选刑部主事。人道他晚年一第，又居冷居，替他气闷，他欣然自如。

却说蒯遇时在礼科衙门直言敢谏，因奏疏里面触突了大学士刘吉，被吉寻他罪过，下于诏狱。那时刑部官员，一个个奉承刘吉，欲将蒯公置之死地。却好天与其便，鲜于同在本部一力周旋看觑，所以蒯公不致吃亏。又替他纠合同年，在各衙门恳求方便，蒯公遂得从轻降处。蒯公自想到：“‘着

意种花花不活，无心栽柳柳成荫。’若不中得这个老门生，今日性命也难保。”乃往“鲜于先辈”寓所拜谢。鲜于同道：“门生受恩师三番知遇，今日小小效劳，止可少答科举而已，天高地厚，未酬万一。”当时师生二人欢饮而别。自此不论蒯公在家在任，每年必遣人问候，或一次或两次，虽俸金微薄，表情而已。

光阴荏苒，鲜于同只在部中迁转，不觉六年，应升知府。京中重他才品，敬他老成，吏部立心要寻个好缺推他。鲜于同全不在意。偶然仙居县有信至，蒯公的公子蒯敬共与豪户查家争坟地疆界，嚷骂了一场。查家走失了个小厮，赖蒯公子打死，将人命事告官。蒯敬共无力对理，一径逃往云南父亲任所去了。官府疑蒯公子逃匿，人命真情，差人雪片下来提人，家属也监了几个，阖门惊惧。鲜于同查得台州正缺知府，乃央人讨这地方。吏部知台州原非美缺，既然自己情愿，有何不从，即将鲜于同推升台州府知府。鲜于同到任三日，豪家已知新太守是蒯公门生，特讨此缺而来，替他解纷，必有偏向之情，先在衙门谣言放刁。鲜于同只推不闻。蒯家家属诉冤，鲜于同亦佯为不理。密差的当捕人，访缉查家小厮，务在必获。约过两月有余，那小厮在杭州拿到。鲜于太守当堂审明，的系自逃，与蒯家无干。当将厮责取查家领状，蒯氏家属，即行释放。期会一日，亲往坟所踏看疆界。查家见小厮已出，自知所讼理虚，恐结讼之日，必然吃亏。一面央大分上到太守处说方便，一面又央人到蒯家，情愿把坟界相让讲和。蒯家事已得白，也不愿结冤家。鲜于太守准了和息。将查家薄加罚治，申详上司，两家莫不心服。正是：

只愁堂上无明镜，不怕民间有鬼奸。

鲜于太守乃写书信一通，差人往云南府回覆房师蒯公。蒯公大喜，想道：“‘树荆棘得刺，树桃李得荫’。若不曾中得这个老门生，今日身家也难保。”遂写恳切谢启一通，遣儿子蒯敬共赍回，到府拜谢。鲜于同道：“下官暮年淹蹇，为世所弃，受尊公老师三番知遇，得掇科目，常恐身先沟壑，大德不报。今日恩兄被诬，理当暴白。下官因风吹火，小效区区，止可少酬老师乡试提拔之德，尚欠情多多也。”因为蒯公子经纪家事，劝他闭户读书，自此无话。

鲜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，声名大振，升在徽宁道做兵宪，累升河南廉使，勤于官职，年至八旬，精力比少年兀自有余，推升了浙江巡抚。鲜于同想道：“我六十一岁登第，且喜儒途淹蹇，仕途倒顺溜，并不曾有风波。今官至抚台，恩荣极矣。一向清勤自矢，不负朝廷。今日急流勇退，理之当然。但受蒯公三番知遇之恩，报之未尽，此任正在房师地方，或可少效涓埃。”乃择日起程赴任。一路迎送荣耀，自不必说。不一日，到了浙江省城。此时蒯公也历任做到大参地位，因病目不能理事，致政在家，闻得“鲜于先辈”又做本省开府，乃领了十二岁孙儿，亲到杭州谒见。蒯公虽是房师，倒小于鲜于公二十余岁。今日蒯公致政在家，又有了目疾，龙钟可怜。鲜于公年已八旬，健如壮年，位至开府。可见发达不在于迟早。蒯公叹息了许多。正是：

松柏何须羨桃李，请君点检岁寒枝。

且说鲜于同到任以后，正拟遣人问候蒯公，闻说蒯参政到门，喜不自胜，倒屣而迎，直请到私宅，以师生礼相见。蒯公唤了十二岁孙儿：“见了老公祖。”鲜于公问：“此位是老师何人？”蒯公道：“老夫受公祖活命之恩，犬子昔日难中，又蒙昭雪，此恩直如覆载。今天福星又照吾省。老夫衰病，不久于世。犬子读书无成，只有此孙，名曰蒯悟，资性颇敏，特携来相托，求老公祖青目一二。”鲜于公道：“门生年齿，已非仕途人物，正为师恩酬报未尽，所以强颜而来。今日承老师以令孙相托，此乃门生报德之会也。鄙思欲留令孙在敝衙同小孙辈课业，未审老师放心否？”蒯公道：“若蒙老公祖教训，老夫死亦瞑目。”遂留两个书童服事蒯悟，在都抚衙内读书。蒯公自别去了。

那蒯悟资性过人，文章日进。就是年之秋，学道按临，鲜于公力荐神童，进学补廪。依旧留在衙门中勤学。三年之后，学业已成。鲜于公道：“此子可取科第，我亦可以报老师之恩矣。”乃将俸银三百两赠与蒯悟为笔砚之资，亲送到台州仙居县。适值蒯公三日前一病身亡。鲜于公哭奠已毕，问：“老师临终亦有何言？”蒯敬共道：“先父遗言：自己不幸少年登第，因而爱少贱老，偶尔暗中摸索，得了老公祖大人。后来许多年少的门生，贤愚不等，升沉不一，俱不得其气力，全亏老公祖大人一人，始终看觑。我子孙世世不可怠慢老成之士！”鲜于公呵呵大笑道：“下官今日三报师恩，正要天下人晓得扶持了老成人，也有用处，不可爱少而贱老也。”说罢，作别回省，草上表章，告老致仕。得旨予告，驰驿还乡，优悠林下。每日训课儿孙之暇，同里中父老饮酒